

# 李大爷的『失业』和『再就业』

○ 黄万生

见我一来，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连说：“你说这是真的吗？你说这是真的吗？”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忙问什么事。他接着说：“屠宰税真的被取消了吗？”我一听，原来是这回事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是啊！难道地税所的人没有通知你吗？”

他一下子又没有劲了，躺下去喃喃地说：“通知了啊，还把屠宰税票给收回去了呢。这屠宰税，怎么一下子说取消就取消呢？这样下去会乱套的。”

我顿时明白他的心病了，又好气又好笑，赶紧解释说：“这屠宰税的取消，不是哪个人或哪个部门说取消就取消的，这是国家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啊！怎么会乱套呢？”他可不依，说皇粮国税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咱农民虽然穷，但这点屠宰税还缴得起，不会让国家为难的。

接着，他倒给我上起税法宣传课来了，说他收屠宰税七八年了，经常到地税部门去办事，倒也增长了不少税收知识，说他们村里的水泥路要不是国家拨款修建，他们一辈子都要在泥泞中走路呢！可国家哪来的钱，还不是从税款中来。现在国家也不是很富裕，咱农民缴纳屠宰税，是在为国家做点贡献，好端端地取消什么呢？

我反复向他解释这是国家让利于民，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种政策。他听得渐渐有点明白了，突然又说：“那，别人的不缴，我家如果以后杀了猪还缴可以吧？”我听得好笑，怎么他收税才几年，倒有点上了瘾似的。

这时，李大妈在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起他以前收税的趣事来。说李大爷自从当上了代征员以后，就彻底改掉了喜欢晚睡晚起的习惯，但又养成了另一种“坏”习惯，就是每天半夜就会准时醒来，聆听村里有没有杀猪的叫声，因为农村人习惯于在半夜杀猪，天亮就搭到圩镇上去卖。他呢，则在天亮时，见人家还不来开票，估计人家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就登门上门，人家见他一来，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也知道他的个性，二话不说就把税给缴了，还一再解释说对不起，本想就去你家开票的。李大爷也不多说，只是眯眯地笑着。偶有偷逃税款的人，李大爷不过两天就会到人家去，也不多说，依旧笑咪咪地望着人家，任凭人家说什么，就是

不走，慢慢地把这家人的猪是谁杀的，又到哪去卖了——说来，说得人家直冒冷汗，老老实实把税和罚款给缴了。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，这村的人都养成了诚信纳税的习惯。曾有一个猪贩子到这个村贩猪，说价钱可以高一点，税呢，只要大家谁也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，但没有一个村民答应，后来，这猪贩子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其他人听，说这个村的人笨到家了。

这时，李大爷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失业了，真有些不习惯呢！”我不明就里，笑着说：“代征屠宰税每年就这么一点手续费，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？”

李大爷一下子生气了，侧过身去不理我。李大妈赶紧把我拉到门外，说：“你是不太懂他的心思，他哪是看重这点手续费呢？我们有个亲戚承包了一个鱼塘，看他做事认真，本想叫他去守，他因为要代征屠宰税，说守了鱼塘就没有时间代征税款了，弄得每年几千元就这样白白丢掉了！而你们一年的屠宰税手续费才几百元啊！”李大妈又说，自从李大爷当上了代征员以后，就把全门子心思放在这上面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哪是半夜准时醒来啊，他是晚上根本就睡不着，就连哪家人的猪半夜叫了一声，他都要听半天，直到听清楚是不是人家杀猪为止，弄得我们家都不敢养猪，怕影响他睡觉。那次，儿媳生了小孩在家坐月子，孙子半夜哭闹得几乎全村人都能听到，就是他听不到，但只要哪儿的猪一叫，他就仿佛听到命令似的，马上坐起来听半天。

我听得脸上火辣辣的，觉得自己真的是太不了解李大爷了，也太不了解一个农村代征员的艰辛和痴情。

我急忙问李大妈：“那李大爷的病如何治呢？”李大妈说：“唉，我也不知，叫他去做什么事情都无精打采的，倒是一看到人家杀猪他就要嘀咕几句，说不知人家缴税了没有，真是成了‘税迷’了！”

我一听，灵机一动，心想，现在各地税务机关不是有个“协税护税组织”吗？何不叫他去成为其中一员？

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大爷怀揣着他的“协税护税员证”，又开始他的“再就业”生涯了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大余县地税局）

李大妈托人给我带话，说李大爷“病”了，叫我去看看他，说我能治好他的病。

我一听就觉得纳闷，李大爷一向身体健康，要说上山或农田耕作什么的，年轻人都比不过他，怎么会说病就病了呢？且我又不是医生，能治他的什么病？

周末，我抽空赶到了乡下的李大爷家。李大爷是镇地税所聘用的一个屠宰税代征员，我因在镇地税所工作，与他多有交往，知道他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，自从他当了代征员之后，他们村的猪仿佛在他这里上了“户口”一样，一头也逃不脱交税，他也年年被评为我们单位的“优秀代征员”。

李大爷果然躺在床上，病恹恹的，